



西方语言哲学家 思想研究

XIFANG YUYAN ZHEXUEJIA
SIXIANG YANJIU

陈韵 甘小兰 黎明 张莉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本书系 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藏汉双语者及藏汉英三语者心理词汇语义表征的 SOA 多点测试法与 ERP 对比研究”(15BYY068)的阶段性成果



西方语言哲学家思想研究

陈韵 甘小兰 黎明 张莉 ◎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语言哲学家思想研究 / 陈韵等著. —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643-6845-6

I. ①西… II. ①陈… III. ①语言哲学—研究—西方
国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5205号

西方语言哲学家思想研究

陈 韵
甘小兰
黎 明
张 莉

著

责任编辑 郑丽娟
助理编辑 何 俊
封面设计 曹天擎

印张 14.25 字数 265 千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品尺寸 170 mm × 230 mm

网址 <http://www.xnjdcbs.com>

版次 2019年4月第1版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21楼

印次 2019年4月第1次

邮政编码 610031

印刷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书号 ISBN 978-7-5643-6845-6

定价 6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序 言

不同的哲学家对哲学有着不同的理解。这就好比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有一千个哲学家就有一千种关于哲学的定义。冯友兰（1948）将哲学视为“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①。雅克·德里达（J. Derrida）^②却认为“哲学本质上不是一般的思想，……而是一种欧洲形态的东西……”^③。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 A. W. Russell）和德里达的看法不同，他可能是将西方的哲学研究前面冠上“西方”的第一人，并在其代表作《西方哲学史》中将哲学定义为“某种介乎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罗素，1945）”。

从字源上说，“哲学”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语 φιλοσοφία，英译为 philosophia，这是一个由 philo 和 sophia 两部分构成的动宾词组。其中，philo（或 philein）是动词，为“爱”之意；sophia 是名词作宾语，是指“智慧”。就其本义而言，Philosophia 是指“爱智慧”之学，是一种系统性、批判性地检查我们判断、评价与行动的方式，目的在于使我们自己更有智慧，更能自我反省，成为更好的人。1874年，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④首次将 Philosophia（或者说现代英语 Philosophy）与汉字中的“哲”和“学”^⑤对应

① 此定义是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出来的，这是冯先生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于1948年由麦克米伦公司（Macmillan Publishers Ltd.）出版。

② 雅克·德里达（J. Derrida, 1930—2004）是“解构主义”的奠基人，他不仅批判文学和哲学文本，而且批判政治制度。德里达虽然有时对“解构”一词的命运表示遗憾，但它的流行表明了他的思想在哲学、文学批评和理论、艺术，特别是建筑理论以及政治理论方面的广泛影响。

③ 德里达在2000年访华时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他后来解释说：“哲学本质上不是一般的思想，哲学与一种有限的历史相联，与一种语言、一种古希腊的发明相联：它首先是一种古希腊的发明，其次经历了拉丁语和德语‘翻译’的转化等等，是一种欧洲形态的东西。”

④ 西周（1829—1897），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

⑤ 汉语“哲”字的本义为“智慧”“明智”；“学”字的本义为“教人算数、习字的校舍”。

起来，用“哲学”一词表示源于古希腊的“爱智慧”之学^①。1896年中国晚清学者黄遵宪^②将之首先介绍到中国之后，中国哲学界逐渐使用它来表述中外的哲学学说。

尽管中外一致同意哲学就是爱智慧之学，问题是哲学究竟爱什么样的智慧？由于智慧的多样性，哲学随之分为多个层次，多个派别。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分为三个层次，每个层级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研究内容。其中，第一层次是普适哲学，研究世间万物最普遍的规律，适用于宇宙中的每个事物。第二层次是三界哲学，分别研究自然、社会和精神三大界别的普遍规律。第三层次是分支哲学，研究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例如，生命哲学、经济哲学、认知哲学、语言哲学等。本书关注的焦点就是语言哲学及其相关思想和理论。那么，什么是语言哲学呢？

既然哲学是爱各种智慧之学，那么语言哲学就应该是爱语言这种智慧的学科。20世纪以前，由于不分哲学、科学或思想，人们对语言的系统思考均可归入“语言哲学”的名下。到了20世纪，哲学研究实现语言转向后，“语言哲学”这个称呼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语言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一般说来，广义的语言哲学指的是20世纪以来以语言为研究课题的哲学研究；狭义的语言哲学特指20世纪以来分析哲学传统中的语言研究。我们关注的对象是狭义语言哲学。

如此，哲学和语言哲学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哲学不仅是哲学的分支，更是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产物。那么，西方哲学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进程？西方哲学又是如何发展到语言哲学的研究阶段的呢？

在《西方哲学史》中，罗素提出，哲学自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起至今，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公元前6世纪到基督教的兴起和罗马的灭亡，这个时期的哲学兴起于神学，又浸没于神学之中；第二个时期自11世纪起到14世纪为止，此时期的哲学完全受天主教的控制；第三个时期的哲学自17世纪至今，比前两个时期更受科学的支配（罗素，1945）。我们大致同意罗素对西方哲学时期的划分，但认为第一个时期和第二个时期可以合为一个时期，并增添了一个新的时期。具体说来，我们相信，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转向三个大阶段。

① 西周第一次公开将“Philosophy”定译为“哲学”，是在1874年刊行的《百一新论》中。书中写道：“把论明天道人道、兼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此后一直被大家使用。

② 黄遵宪（1848—1905），汉族客家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清朝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

本体论阶段是指古希腊至 17 世纪这段时期，主要讨论什么是“本体 (Being)”，即世界的本源和构成物质。柏拉图^① (Plato) 的“理念论”认为，理念世界中的“理念 (idea)”才是世界的本源，因为感官所面对的经验世界流变无常，只有理念才是真实无妄的，而一切经验中的个别物，均因分享了理念的真实才能以不完全的方式存在 (柏拉图, 2002)。柏拉图的这种主张明显地与常识相悖。因此，亚里士多德^② (Aristotle) 修正时说，经验世界中的个别事物才是真实的，人们心中的“本体”是理智抽象的产品，虽然具有知识上的客观性，却以个体事物为基础，不能离开个体事物独立存在 (转引自罗素, 1945)。后来，柏拉图的学说成为中世纪“唯实论”的滥觞，而亚里士多德“本体不离个物”的主张，则鼓舞了“唯名论”的立场。“唯实论”和“唯名论”围绕“本体”是否具有客观实在性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不分输赢。来自英国奥卡姆的威廉 (William of Ockham)^③ 对当时无休无止的关于“本体”“本质”之类的争吵感到厌倦，于是著书立说，宣传“唯名论”，只承认确实存在的东西，认为那些空洞无物的普遍性要领都是无用的累赘，应当被无情地“剃除”。他这种主张被称为“思维经济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因为他是英国奥卡姆人，人们就把这句话称为“奥卡姆剃刀”。即便如此，中世纪的宗教哲学家们也并未停止关于世界“本体”的实在性的讨论，反而愈演愈烈，甚至一度陷入了困境。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科学的不断发展，哲学家们意识到讨论“本体”及其客观实在性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已经意义不大且不可能找到答案。于是，哲学家们开始从“本体”转向了认识的过程和方式的探讨，西方哲学的历史由此进入了认识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大致从 17 世纪开始至 19 世纪末结束。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 (F. Bacon)^④ 首先在《新工具》(*Novum Organum*) 中对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逻辑思辨提出质疑，提出应该对知识的获取加以重视 (培根, 1854)。但是，知识应当从哪里获取？即知识的来源是什

① 柏拉图 (公元前 427—公元前 347)，古希腊哲学家，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中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希腊三贤。

② 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 384—公元前 322)，古希腊哲学家，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中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堪称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

③ 奥卡姆的威廉 (约 1285—1349)，英国经院哲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以复兴唯名论著称，认为思想并非对现实的衡量，将哲学与神学截然分开。

④ 弗朗西斯·培根 (F. Bacon, 1561—1626)，文艺复兴时期向近代早期过渡时期的自然哲学和科学方法论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作为一名律师、国会议员和女王顾问，培根撰写了关于法律、国家和宗教问题以及当代政治的文章。

么？什么才是可靠的知识呢？这又引起了争论。这些争论主要在“经验论 (Empiricism)”和“唯理论 (Rationalism)”两大阵营中进行。经验论的基本立场是一切知识最终来源于经验，即感知资料 (sense-data)，在此，观察与实验至关重要。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 (J. Locke)^①是经验主义的开创人，他提出的主要思想是白板论 (Tabular Rasa)，认为知识不是天赋的，人的观念来自感觉的图像 (感觉与反省)，复杂的观念是由人的心灵将简单观念任意造成的；语词的意义就是其观念 (洛克, 1995)。洛克“白板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感觉的可靠性、相对性问题和非感觉性观念的问题 (比如四维空间：爱因斯坦的长、宽、高、时间)。这样，“白板论”很容易导致唯心论。唯理论主要代表是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 (R. Descartes)^②，他是西方近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是近代唯物论的开拓者，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开拓了所谓“欧陆理性主义”哲学。他绝不接受任何“我没有明确认识为真的东西”，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心灵更容易被认识” (笛卡尔, 2010)。换句话说，笛卡尔怀疑经验的可靠性，认为只有运用推理能力才能获得知识：一切真知都由无可怀疑的 (先验, a priori) 第一原理推论出来。然而，他也面临着下面这些问题：心、身之间的界面问题，第一人称 (私人语言) 以及唯我论等问题。德国哲学家伊努曼尔·康德 (I. Kant)^③试图调解经验论和唯理论，将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层次。他提出，人为自然界立法。“理智的 (先天) 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 (康德, 2004) 人所得到的科学真理是感性和知性领域中的事物，而理性领域是说不清的，只能留给信仰物自体 (thing-in-itself)。“我们承认物的存在，但只能认识物的现象，不能认识物本身，理性领域也是说不清的 (如：二律背反)。” (康德, 2004) 康德试图弥合经验论和唯理论，却导致了意识问题。沿着康德的路径，德国哲学家

① 约翰·洛克 (J. Locke, 1632—1704)，英国哲学家、牛津大学的学者和医学研究员。洛克的里程碑式的《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89) 是现代经验主义最早的伟大辩护之一，它关注的是在广泛的主题上确定人类理解的限度。

② 勒内·笛卡尔 (R. Descartes, 1596—1650)，一阶数学家、自然哲学家以及彻底的形而上学学者。在数学上，他发展了使代数 (或解析) 几何成为可能的技术。在自然哲学上，他提出了一种对自然界的新看法：一个物质世界拥有一些基本属性，并根据一些普遍规律相互作用。在形而上学上，他为上帝的存在提供了论据，以表明物质的本质是外延，心灵的本质是思维。在他生命的后期，他“怀疑一切”。

③ 伊曼努尔·康德 (I. Kant, 1724—1804)，近代哲学的中心人物。他综合了近代早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确立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哲学的许多术语，并在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美学等领域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G. W. F. Hegel)^①建立了庞大的唯心论体系以填平二律背反理念 (绝对精神, *das Absolut*, 包含终极的真、善、美)。黑格尔过于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势必会影响科学的发展,随即遭到反对。

为反对心理主义,替哲学找到出路,20世纪的哲学研究开始语言转向 (*the linguistic turn*),西方哲学开始进入语言哲学阶段。语言哲学的兴起,使西方哲学又有了一个新的思辨领域,语言分析开辟了反思人类理性的新路径。西方哲学由语言意义的纠缠开始,历经两千多年之后,又回到了关于语言意义本身的反思。显而易见,某些标记和声音是有意义的,而我们人类众生不假思索就领会了这些意义,这是非常惊人的事实。哲学的意义理论应该解释意义是什么,更具体地说,一串有意义的记号或声音是什么。关于意义的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单词和更复杂的语言表达式通过指称世界上的事物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虽然这是常识性的,但这一直觉的指称理论很容易被证明是不充分的。如何维护这种传统的直接指称理论或者说如何反驳这种理论?这正是语言转向后语言哲学家们所致力于回答的问题。也正是在维护意义的指称论的过程当中,语言哲学的先驱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戈特洛布·弗雷格 (F. L. G. Frege, 1892) 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涵义 (德原文为 *Sinn*, 英译为 *Sense*)”。弗雷格理解的“涵义”是一个十分丰富的语义学要素,尽管他本人并未对涵义理论给出一个系统的框架,但他开创了语言哲学的两个主题:意义理论 (狭义) 和指称理论 (陈嘉映, 2003)。自此,西方哲学开始了关于语言的“意义”和“指称”的纠缠。

语言哲学关于语言的“意义”和“指称”的纠缠在两大思想阵营——人工语言学派 (*artificial language school*) 和自然语言学派 (*ordinary language school*) 之中进行。人工语言学派认为人的自然语言是模糊的、有歧义的,因而容易导致思想的混乱,应该建立一种理想的、无歧义的语言来进行思辨、讨论。自然语言学派则认为人类思想的智慧就沉淀在自然语言中,就是用自然语言表达的,因而没有必要设计人工语言,应该“回到语言粗糙的地面上” (维特根斯坦, 1958)。

人工语言学派主要是在乔治·布尔 (G. Boole)^②和弗雷格建立的现代逻

①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G. W. F. Hegel, 1770—1831), 康德后最系统的理想主义者,他在出版的著作和演讲中都试图以逻辑为出发点来阐述一种全面而系统的哲学。

② 乔治·布尔 (G. Boole, 1815—1864), 英国数学家,也是逻辑学中代数传统的奠基人。他曾在英格兰担任校长,从1849年起担任爱尔兰科克女王大学 (*Queen's University in Cork, Ireland*) 的数学教授。他将当时新兴的符号代数领域的方法应用到逻辑中,从而使逻辑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辑学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般认为，人工语言学派思想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语言哲学家是弗雷格，尽管他的重要思想是被罗素发现的。事实上，罗素是在差不多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哲学取向之后，才读到了弗雷格，并对他的思想表示高度赞赏。由于罗素的研究在与弗雷格相似的方向上开展而且一直广为人知，因此大多认为罗素才是语言哲学的奠基者，他的描述语理论（the description theory）也被普遍认作语言哲学中关于意义的“指称”看法的划时代成就。

尽管在差不多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素的描述语理论都未被攻击而牢牢占据着语言哲学的主流地位，但随着彼特·弗雷德里克·斯特劳森（P. F. Strawson）对这一理论的质疑，基思·唐纳兰（K. Donnellan）以及索尔·艾伦·克里普克（S. A. Kripke）也相继对该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斯特劳森首先挖苦说：“我可以从口袋里掏出手帕，但却掏不出手帕的意义！”（斯特劳森，1985）他认为，罗素把指称与意义混淆在了一起；意义是词或句的功能，而指称、真假则是语言的使用功能。意义为使用提供一般指导，但斯特劳森对此并未展开论述。唐纳兰则认为，罗素和斯特劳森的理论都有问题：指称并不等于指谓（denoting），罗素的观点并没有承认限定描述语的指称性用法（referential use of definite descriptions）；而斯特劳森所没有看到的是限定描述语可能还有完全不同的作用——即使在同一个句子中它也可以非被指称性地（non-referentially）使用。继而，唐纳兰区分了描述语的指称性（referential）和归属性（attributive）用法，认为语言与实在不符合也能完成交际。克里普克显然不同意唐纳兰提出的“语言与实在不符合也能完成交际”这样的论断，当然他也不同意罗素“专名必须有指称，许多名称都是改头换面的描述语”的观点。克里普克认为，名称不能是改头换面的描述语，名称只具指称。在将名称区分为“严格指示语”和“非严格指示语”后，克里普克将描述语归于后者，并进而提出，名称通过“历史因果论”而获得指称（克里普克，1985）。

人工语言学派不仅关注“指称”问题，还讨论“意义”问题，该派学者在逻辑主义的范式下提出了不少意义理论。维也纳学术圈的逻辑实证主义思想家们提出的“语义证实论”便是其中的代表。传统的主要语义理论，如柏拉图的“本质论”、洛克的“观念论”以及罗素的“指称论”都无法回避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为了拒斥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保罗·鲁道夫·卡尔纳普（P. R. Carnap）严格区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这也成为后来威拉德·冯·奥曼·蒯因（W. V. O. Quine）攻击其观点的主要突破口。蒯因直接针对为“分析性”下定义的（不）可能性，得出结论：分析性命题和

综合性命题之间并没有本质性的截然区分；单个语句与证实它们为真或为假的客观经验并没有直接的一对一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蒯因提出他的意义理论——意义整体论。但是，按照意义整体论的看法，翻译也因此变得不可能，这极易导致知识的相对主义问题。为反对相对主义的倾向，希拉里·普特南（H. Putnam）赞同蒯因的观点，即意义不是实体；但他不同意取消“意义”。普特南通过一系列的思想实验，提出了他的意义理论——语义外在论。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客观事物的结构决定了其外延，而外延为固定语词的指称意义做出了贡献。同普特南一样，语义外在论者唐纳德·赫伯特·戴维森（D. H. Davidson）也公开批评蒯因的语义整体论。戴维森在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A. Tarski）的基础上，试图把对真值的形式确定当作对语句意义的说明，这就是他的“真值条件语义学”。非常明显的是，不管上述理论从哪一方面研究语言和意义，都将人作为语言使用者以及语言的交际性功能因素排除在外。

因此，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在早期以“人工语言”为研究对象，后期却建议研究者们回到语言的“粗糙地面”上来，以“自然语言”为研究对象，并提出了他的“语义使用论”。显然，维特根斯坦前期和后期的思想嬗变很好地诠释了语言哲学界从关注人工语言到自然语言的转变。吉尔伯特·赖尔（G. Ryle）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支持者，他的主要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思维不等同于语言，但这并不排斥研究思维的哲学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第二，研究“日常语言使用”首先必须对“日常语言”做出清晰的界定，并区分“使用”“效用”和“用法”三个概念。第三，拒斥指称论，认为句子意义不是语词意义的简单叠加，更不是语词所指称事物的集合。第四，从自然意义的角度对系统性误解表达进行讨论，这些表达作为句子的语法主语看似指称了某个实体，但实际上只是一种述谓表达，并没有指称对象。

可以这样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是人工语言学派的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然语言学派进入了全盛时期。自然语言学派又称日常语言学派，其主要代表有约翰·郎肖·奥斯汀（J. L. Austin）以及后继者赫伯特·保罗·格莱斯（H. P. Grice）和约翰·塞尔（J. Searle）。奥斯汀致力于建设一种意义理论——意义的“行事论”。奥斯汀认为，既然“说话就是行事”，那么也就不应当总是应用“真/假”来做判断标准，因为行事不再是一个命题。我们只能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具有真实性与恰当性。格莱斯在《意义》（*Meaning*）一文中提出了他的意义理论。他的出发点是关于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和非自然意义（*non-natural meaning*）的区分。塞尔认为，语言哲学中最具根

本性的那些问题，比如语言的意义、指称和使用等的分析和解决，都要依赖于心灵哲学的研究进展，尤其是意向状态的意向性。他认为，整个哲学运动都是围绕着有关意向性的各种理论建立起来的，语言哲学乃是心灵哲学的一个分支。

由上可知，“指称”和“意义”是语言哲学研究的两大永恒主题，“人工语言学派”和“自然语言学派”是语言哲学研究中相继出现的两大阵营。关于“指称”的争论主要在人工语言学派中进行，而关于“意义”的辩论则在人工语言学派和自然语言学派中同时进行。大体说来，弗雷格、罗素、斯特劳森、唐纳兰、克里普克等语言哲学家关注的是“指称”问题；卡尔纳普、蒯因、普特南、塔尔斯基、戴维森、后期维特根斯坦、赖尔、奥斯汀、格赖斯和塞尔等语言哲学家关注的是“意义”问题。其中，在关注“指称”的阵营中，除了斯特劳森外，弗雷格、罗素、唐纳兰、克里普克均属于人工语言学派。在关注“意义”的阵营中，卡尔纳普、蒯因、普特南、塔尔斯基、戴维森属于人工语言学派，而后期维特根斯坦、赖尔、奥斯汀、格赖斯和塞尔则属于自然语言学派。人工语言学派和自然语言学派的根本不同是其研究对象的差异：前者要求构建精确、清晰的人工语言，后者为日常使用的自然语言。

因此，根据语言哲学的两大主题，本书分为上篇的指称论和下篇的意义论。根据语言哲学的两大阵营，这两篇又进而被分为三个部分。上篇为指称论，即全书第一部分（第1章至第5章），主要论述人工语言学派的前期研究，涉及的语言哲学思想家包括弗雷格、罗素、斯特劳森、唐纳兰、克里普克等^①。下篇为意义论，构成了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其中，第二部分（第6章至第10章）论述人工语言学派的后期研究，涉及的语言哲学思想家包括卡尔纳普、蒯因、普特南、塔尔斯基、戴维森；第三部分（第11章至第15章）为自然语言学派研究，涉及的语言哲学家包括后期维特根斯坦、赖尔、奥斯汀、格赖斯和塞尔等。我们将沿着上述语言哲学家思想出现的先后顺序，即从弗雷格到塞尔，对各个思想家的人物背景、理论背景和主要思想内容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讨论，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他们的思想进行简要评述。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着重从不同语言哲学思想家的原著中发掘他们

^① 斯特劳森本身属于自然语言学派（王路，1999：198），其他四位思想家属于人工语言学派。根据语言哲学的阵营划分，本应将上篇“指称”分为两个部分，即人工语言学派部分和自然语言学派部分。但由于斯特劳森的思想出现的时间恰好处于其他四个思想家中间，从思想的批判继承性上不便将之从中剥离出来，单独构成一个部分。因此，我们将上篇统一为一个部分，在此特别进行说明。

对相同问题的不同见解，梳理思想之间的逻辑关系。此外，本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学界对这些思想的研究、应用和发展的最新成果。全书各篇章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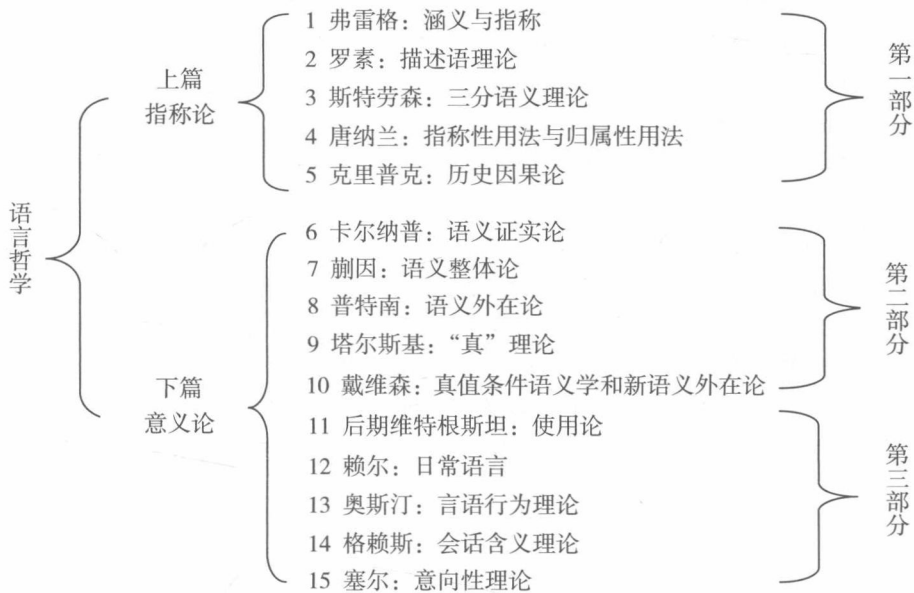


图 0-1 本书篇章结构图

最后，特别感谢我们共同的导师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刘利民教授。本书从最初的构思到最后的成稿，无一不受到刘利民教授课堂教诲和课外交流的启发。在此谨向刘利民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部分主要参考文献

- [1] Bacon, F. (1854). *Novum Organum*. Philadelphia, PA: Parry & MacMillan.
- [2] Descartes, R. (2010). *The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Whitefish, MT: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 [3] Frege G. (1892). Über Sinn und Bedeutung.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100: 25-50.
- [4] Fung, Yu-lan. (1948).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 [5] Kripke, S. (1985). Naming and Necessity. In A. P. Martinich (e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255-270.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6] Locke, J. (1995).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Book I - Innate Notions*.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 [7] Russell, B. (1945).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New York, NY: American Bookstratford Press.
- [8] Strawson, P. F. (1985). On Referring. In A. P.Martinich (e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215-230.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9] Wittgenstein, L. (1958).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G. E. M.Anscombe (tra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0]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M]. 王晓朝,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11] 陈嘉映. 语言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2]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3] 王路. 走进分析哲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目 录

上篇 指称论

第一部分 前期人工语言学派	001
1. 弗雷格：涵义与指称	003
1.1 背景知识	003
1.1.1 人物背景	003
1.1.2 理论背景	004
1.2 主要内容	007
1.2.1 初识“同一性陈述”	007
1.2.2 再识“同一性陈述”	007
1.2.3 关于“涵义”	008
1.2.4 “同一性问题”的解决	009
1.2.5 “语义途径论”的提出	011
1.2.6 其 他	012
1.3 简要评述	013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016
弗雷格主要作品	016
2. 罗素：描述语理论	018
2.1 背景知识	018
2.1.1 人物背景	018
2.1.2 理论背景	019
2.2 主要内容	021
2.2.1 关于“描述语”	021
2.2.2 罗素的“五个困惑”	023
2.2.3 罗素对“五个困惑”的解答	024

2.3 简要评述·····	028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030
罗素主要作品·····	030
3. 斯特劳森：三分语义理论·····	032
3.1 背景知识·····	032
3.1.1 人物背景·····	032
3.1.2 理论背景·····	033
3.2 主要内容·····	035
3.2.1 对罗素“描述语理论”的批判·····	035
3.2.2 三分语义理论·····	037
3.2.3 关于“指称性使用”的三个重要申明·····	039
3.2.4 “预设”概念的提出·····	041
3.3 简要评述·····	042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044
斯特劳森主要作品·····	045
4. 唐纳兰：指称性用法与归属性用法·····	047
4.1 背景知识·····	047
4.1.1 人物背景·····	047
4.1.2 理论背景·····	048
4.2 主要内容·····	050
4.2.1 关于“归属性用法”和“指称性用法”的区分·····	050
4.2.2 思想实验：“凶手”和“酒会”·····	051
4.2.3 更多的思想实验·····	053
4.2.4 小结·····	054
4.3 简要评述·····	054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057
唐纳兰主要作品·····	057
5. 克里普克：历史因果论·····	058
5.1 背景知识·····	058
5.1.1 人物背景·····	058
5.1.2 理论背景·····	059
5.2 主要内容·····	062
5.2.1 “名称”“限定描述语”和“指示词”·····	062

5.2.2 “严格指示词”“非严格指示词”和“可能世界”	063
5.2.3 “历史因果论”的提出	064
5.2.4 “先天偶然真”和“后天必然真”	065
5.3 简要评述	066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068
克里普克主要作品	069

下篇 意义论

第二部分 后期人工语言学派	071
6. 卡尔纳普：语义证实论	073
6.1 背景知识	073
6.1.1 人物背景	073
6.1.2 理论背景	075
6.2 主要内容	079
6.2.1 关于“先天”和“后天”的区分	079
6.2.2 “语言框架”的提出	080
6.2.3 界内问题和界外问题	081
6.2.4 小结	082
6.3 简要评述	082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084
卡尔纳普主要作品	084
7. 蒯因：语义整体论	086
7.1 背景知识	086
7.1.1 人物背景	086
7.1.2 理论背景	087
7.2 主要内容	089
7.2.1 批判“先天分析”和“后天综合”区分	089
7.2.2 意义整体论	091
7.2.3 翻译不确定性原理	092
7.3 简要评述	094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098
蒯因主要作品	099

8. 普特南：语义外在论	100
8.1 背景知识	100
8.1.1 人物背景	100
8.1.2 理论背景	101
8.2 主要内容	103
8.2.1 语义外在论	103
8.2.2 语言劳动分工论	106
8.2.3 索引性和固有性	107
8.2.4 语言和哲学研究	108
8.3 简要评述	110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111
普特南主要作品	111
9. 塔尔斯基：“真”理论	113
9.1 背景知识	113
9.1.1 人物背景	113
9.1.2 理论背景	114
9.2 主要内容	115
9.3 简要评述	117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118
塔尔斯基主要作品	118
10. 戴维森：真值条件语义学和新语义外在论	119
10.1 背景知识	119
10.1.1 人物背景	119
10.1.2 理论背景	120
10.2 主要内容	121
10.2.1 意义理论	121
10.2.2 新语义外在论	126
10.3 简要评述	131
10.3.1 “为真”不等于“意义”	132
10.3.2 反实在论者的批判	132
10.3.3 普特南的批判	132
10.3.4 其他批判	133